



中国心理学会推荐图书

The Fifty-Minute Hour

五十分钟的一小时

真实的心理分析故事集

[美] 罗伯特·林达 著 吴陋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The Fifty-Minute Hour

五十分钟的一小时

真实的心理分析故事集

[美] 罗伯特·林达 著 吴隼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分钟的一小时/(美)林达(Lindner, R.)著;吴陋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1

书名原文:The Fifty-Minute Hour

ISBN 978-7-5062-8751-7

I. 五… II. ①林… ②吴… III. 心理学 IV. 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8438号

The fifty-minute hour: a collection of true psychoanalytic tales©1982 by

Robert Lindner

ISBN 1-892746-24-7

五十分钟的一小时：真实的心理分析故事集

著 者:[美]罗伯特·林达

译 者:吴 陋

策划编辑:李 征

责任编辑:邹 丹

装帧设计:黑羽平面工作室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77922)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25

字 数:177.5千

版 次: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图字01-2007-0738

ISBN 978-7-5062-8751-7/R·166

定价:22.00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序

本书写于美国心理分析的英雄年代。作者罗伯特·林达以约翰·韦恩^①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开辟道路的方式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领域开辟自己的道路，以菲利普·马洛^②在洛杉矶的下层生活中追寻线索的方式在内心世界隐藏的角落里追踪。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林达博士是一个具有自我风格的美国式个人主义者：他相信他的直觉，愿意让原则屈服于直觉，作为对人类痛苦大声疾呼的回应，他轻视惯例。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在报告的四个案例中，作者有一次差点儿被杀，另一次遭到猛烈攻击。尽

① 约翰·韦恩：美国20世纪30—70年代的著名影星，因《大地惊雷》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奖，饰演过无数令人难忘的西部英雄。——译者注

② 菲利普·马洛：美国20世纪30年代作家钱德勒笔下的著名私家侦探，是一位有着慈悲心肠的都市侠客，喜欢在言语中夹杂一些带有挖苦意味的俏皮话，活跃于洛杉矶。——译者注

管如此，像每个50年代的美国英雄一样，作者还能活着讲述这些故事。

他的大多数病人也是这样。在这样一个领域，一个人能同时从阳痿、法西斯主义和同性恋中被治愈，一个治疗专家让自己深深地参与到幻想的细节当中去，以致让病人感到厌烦，从而治愈病人的疯狂，就像那位牛仔英雄所说：“这种精神错乱容纳不下我们两个人。”^①不要弄错了，这位英雄是个牛仔。这一解释中并没有什么让我认为非常好的心理分析技巧，它更多的是一次与精神病有关的虚张声势的冒险。

然而，对于所有的神话制造过程来说，这些临床小插曲中有些真实的成分。这可能是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精神错乱就是在制造神话。在一个案例当中，林达博士冲到一个女人家中，这个女人毫无疑问是个早期贪食症患者。一个深夜的电话让他确信她要伤害她自己，他想着他的同事会因为他屈服于病人的操控而批评他的行为，但是他还是出去挽救她的生命。他发现她在一个到处是垃圾的房间里，穿着粘满呕吐物和食物的袍子，腹部绑着一个枕头，她正处在象征性怀孕期间，并且无意中说出她渴望的孩子的父亲就是她的父亲。

事情要都是那么简单该多好啊！这本书提醒我们的是，在精神错乱的世界里，有时事情非常简单。我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

① 我记起驯兽师维姬·赫恩对待一头不停地在后院里挖洞的疯狂小公猎犬的办法。赫恩挨着这个麻烦的家伙，双手、双膝着地——挖洞。她挖的洞比狗挖的还长，还深，次数刚好和它一样多。当然，狗变得厌倦了，把所有症状都让给了赫恩女士自己。（参见维姬·赫恩，《麻烦的家伙：一只危险的狗的档案》，纽约，哈珀·柯林斯，1991。——原书注

病人曾经在谈话疗法中告诉我：“一切都非常好，直到生活遗弃了我。”我的病人讲出的并不是神经官能紊乱者的胡言乱语，而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真理。在幻想中，我的病人将他的灵魂、赋予他活力的法则安置在他妻子的体内，当某一天她走出他们故事的尾声，他就进入了紧张性精神病的恍惚状态。

从一个愉快的距离来反观50年代很容易，但这也是一个反省我们失去了什么的机会，想象一下未来一代会怎样回忆我们。我自己的荒诞想法就是我们会被看成是由于自卫忽视了幻想力量的一代人。精神药物方面的巨大进步帮助我们防止精神病患者发展到理性被摧毁的状态，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支持了人们将各种精神病完全当做生物医学问题来处理的希望。尽管这一至关重要的研究工作使一代精神病学家确信他们不再需要学习在幻想层面上与病人交谈，但是幻想的层面就是人类生活的层面，人们围绕着“吃亏”，生活在一个令人失望的世界里，成为一个特殊人物的幻想来塑造他们的生活。不能处理这些幻想，一个人也就不能触及生活在他们之外的人。事实上，弗洛伊德发现许多人都是围绕着他们不被允许拥有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一想法来组织他们的全部生活的，他给这个想法起名为“超我”。人类是独一无二的生物，他们的思想和世界借助幻想的结构来形成。

在精神病患者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精神病患者试图用一层又一层正常化的防御来掩盖他们的核心幻想。当治疗师和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时——也就是说，他既保持着共情参与，也保持着理性，他就会感到他们正生活在非常真实的层面上，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挣扎，以至于与之相比，纯粹的神经官能症的存在看起来是苍白暗淡的。当代心理分析学家容易忽略的

正是这一比较。尽管心理分析师帮助他们的神经症患者探索无意识幻想，但是只要他们发现一丝精神错乱迹象，就会立刻彻底地转向更加医学和药物取向的治疗。到现在为止，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但是在这里也有一种相应的完全忽视精神病患者幻想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倾向于避开内心生活的不只是医学工作者。

很明显，针对精神错乱的治疗赌注很大，危险性很高。有点自相矛盾地说，使用传统心理分析技术——比如让病人躺在长椅上，可能会让精神病患者发疯，而允许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活跃也可能对病人有害。然而，如果我们完全忽视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我们就剥夺了精神病患者对他们的内心生活施加某些深思熟虑的控制的机会，也让我们自己不能对幻想的本质和力量有更广泛的理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十分钟的一小时》可能会成为一个及时的提醒。作者由于自身的冲动——事实上，正是因为他的冲动——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抓住无意识幻想的冲动之处。在半个世纪后回头看这些案例，显现出来的是：每个人表达其性欲的意图不可避免地和处理仇恨、攻击性和妒忌的意图绑缚在一起。这本书激起了我对以下问题的思考：性是核心心理问题的观点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谎言吗？为了掩盖更加隐晦的想法——无论何时，只要性还是个问题，人类攻击性的隐藏的源泉就不会远离？这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吸引人，但同时提出了关于人类存在本质的深层问题。

乔纳森·李尔



前言

我写下这些心理分析故事，是为了和读者分享我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中的一些经历。它在所有职业当中无疑是最奇特的行业之一。从每天涌现的丰富的几乎源源不断的材料中，我选取了一些在我看来阐明了这一让人惊异的行业的冒险性、浪漫性和许多实践细节的故事。

围绕心理分析，一直存在着一道神秘的樊篱和一种类似敬畏的情绪。心理分析从业者，如果不是崇拜和畏惧的对象，就是被抬高到类似牧师的某种地位，而那些新加入者——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曾经躺在躺椅上的人——有可能变成一群被拯救的现代圣徒，他们已经付讫的支票构成了通往天堂的通行证，而这天堂对于那些不够幸运或过于幸运的人都是不开放的。

现今围绕着心理分析行业的神秘气氛具有怪异的，我认为是有害的后果。比较明显的就是对心理分析师的看法的转变——至少在

大众的想法里——他是魔鬼的信徒，使用神秘方法来获得他希望的性格和个性转化。

这完全远离事实。无论心理分析科学，还是其实践技术，都不依赖于极端的手段。事实上，心理分析师使用的唯一工具是所有工具当中最普通的——他自己的人性。他努力充分利用它来理解自己的同伴。

逐渐地用机器代替人来完成生命的功能，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在每个地方，仪器被用来代替人的手、人的眼睛、人的所有感官，甚至是大脑。被我们称为人的卓越生物成为他发明的无数产品的附属，这一天很可能已并不太远。但是有一个领域，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它的制造者——无论这些机器怎样精密，怎样富有灵感，这就是理解、充满同情的理解的领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亲密地、会心地沟通的领域。从现在直到永远，只有人才能彻底地了解人。

心理分析是这样一个学科分支，它将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研究正式化，以便人类能够被理解。建立在对人的技能和行为的观察，以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之上，心理分析将理解提升为一种非常精巧的艺术，以至于它能够作为一种正规的职业，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接受指导来发展和应用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理解他人的才能，所以一位心理分析师只不过是一个理解方面的艺术家，经过精深研究和培训的产物，这些研究和培训——如果成功的话——使他能够经常对他的同伴保持敏感。而这种敏感——简而言之，就是心理分析师自身——是他可以使用的唯一手段，唯一工具。他唯一依靠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下面所有这些故事的共有元素就是心理分析师的自我。尽管，每个故事讲述了特殊的“案例”，最终处理的却是在治疗工作中对这一自我的运用，他所遭遇的冒险，以及所描述的参与者和环境对他产生的影响。因为讨论中的自我就是我自己的，而我的意图远非忏悔或为自己作传，在某种程度上，我锻炼了自己的判断力，但是我所画的肖像大体上是非常忠实的，并且尽我自己最大能力勾画出了与治疗有关的代理人的个性。这位代理人只是一个人，只是另一个有着他自己的希望和恐惧、目标和渴望、偏见和骄傲、弱点和力量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核心……

罗伯特·林达



目 录

序——乔纳森·李尔

前言

1 / 妈妈教我的歌：查尔斯的故事

69 / 单人纸牌游戏：劳拉的故事

129 / 命中注定的孩子：安东的故事

181 / 喷气推进的躺椅：科克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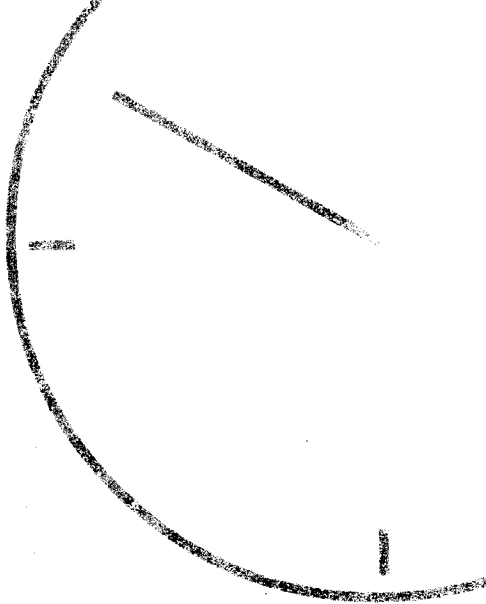
妈妈教我的歌：

查尔斯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我们都是被玷污的，都很不幸。我们和那些我们连面孔都不知道的盗贼一起行窃，和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弑亲者一起杀人，和那些下流邪恶的亵渎神明者一起犯下奸淫……

——亨利·特罗亚，

《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



如果你在自己生活城市的街道上见到查尔斯，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在监狱里，他仍然葆有一张属于唱诗班的清新面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才二十一岁。即使在那时，他的蓝色眼睛看起来仍然很单纯，他看着你，仿佛在不停地询问：为什么要有一道铁栏杆挡在他和透过监狱窗口能够看到的那些树木之间？

在查尔斯入狱之前，我已经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他的事情。那个案件很多天都占据着报纸的头条。案件含有可以激起公众兴趣的各种先决要素：一个男孩、一个漂亮女孩——据查尔斯说，“不是特别漂亮”——一座空房子、一把碎冰锥。

有一天，地点是某座城市（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一个年轻

女孩站在一座公寓的走廊上。她一只手拿着公文包，里面装着宗教书籍和唱片的样品，另一只手拿着皮包和一个便携式唱机。她在邮箱上的门铃控制面板前犹豫，然后按响了其中一个。没有回答，于是她又按下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是第四个。终于蜂鸣器的响声显示有人打开了里面大门的门锁。女孩用肩膀顶开门，走进一间中间有楼梯的狭窄门厅。当她上楼梯的时候，有个年轻的声音问谁在那儿。还没有踏上楼梯的第一个平台，女孩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他站在一扇半开的门里看着她。女孩看他那么年轻，不可能是一家之主，便微笑着问他，他母亲是否在家。他点点头，然后含糊地朝房间里摆摆手。

“她在里面。”他说，让开一点儿以便让她通过。

“我能见见她吗？”女孩问。

“当然可以。”他回答说，“朝后面走……她在卧室里。”

女孩进来，向左边侧着身子穿过一条通道，中间经过一个小厨房，门边有一个冰盒，在它的陶瓷盖子上面放着一些工具。前面就是卧室的门，就在女孩跨过门槛的时候，她听到身后有一声响动。她转过身来，就在这时，男孩用一把锤子击中她的头部，又用一把碎冰锥刺了她69下，然后扑到尸体上，强奸了她……

查尔斯从那个被他杀死的女孩身上起来就离开了公寓，将身后的房门关上，但并没上锁。他在街上闲逛。那是秋季明亮晴朗的一天，正好适合愉快地散步，于是他沿着宽阔的大街散步，穿过河上的长桥，在栏杆上坐了几分钟，看着过往的车辆和人群。过了一会儿，他感觉饿了，便在口袋里找钱。找出五分镍币，用它在桥头的一个摊子上买了一个蛋卷冰淇淋。他站在马路中间，

悠闲地舔食着冰淇淋，用另一只空着的手向过往车辆招手示意，直到一辆车停下来。他钻了进去。

“你要去哪儿？”司机问。

“过桥就行。”查尔斯说。

“你满身的红色东西是什么？”

“哪儿？”

“你的脸上和手上。衣服上也有一些。”

查尔斯抬起手掌，擦了擦脸，干燥的血块从上面掉下来。

“哦，”他说，“我干了点油漆活儿，看来我溅了满身。”

他说着大笑起来。

在桥头，查尔斯从车里出来，感谢司机让他搭车。他走向附近的一家汽车加油站，询问洗手间在哪儿。在洗手间里，他仔细地洗了脸和手，梳好头发，将外套和裤子上锈迹般的血点刮掉。他没法除去白衬衫上的血迹，但他用外套遮盖住了。他离开加油站，沿着大街慢慢朝家走去。半路上，他停了下来。有一会儿工夫，他打量着街对面的警察局，最后终于穿过街道，登上绿色球状基座中间的台阶。警察局里面昏暗、凉爽，散发着霉味，一名警官正在一张桌子前伏案工作。查尔斯安静地站在他面前，直到他抬起头来。

“在街对面加洛德公寓的B座二楼公寓里有一位死去的女士。”他说。

那位警官搔了一下自己的胡子。“哦，”他说，“那么你是

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杀了她……”

在被关押的第一天里，查尔斯也表现出同样的若无其事，情感平淡，我想不起来报告中有任何特别的地方能够引起我对他的注意。然而，第一周结束的时候，他抱怨说腹部轻微疼痛，并且感到恶心，一位医疗人员同意他转往外科病房。三天后，他被切除了阑尾。于是他以医院病人的身份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最初的检查由我的一位同事负责，所以我对此仅有的认识来源于一份正式记录在案的官方报告。内容如下：

在会面期间，对方很乐于合作，尽管也有点儿紧张。他欣然回答所有问题，但是有时会咧嘴露出一个相当傻的笑容，那和他的想法毫不相称。他流利连贯的言谈和思想活动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异常，没有思维阻塞或类似的毛病。他在感情方面不成熟。他的感情和情绪有时显得很适切，然而当谈起被指控的谋杀罪时，他的笑容却显得不合时宜。他的感情非常冷静。

目前，他的想法还不很清楚。他声称对被杀的人一无所知，尽管稍后他说那一定是暂时的精神失常。最初他不想说被杀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且对验尸员有些怀疑，随后又宣称控方说那是个女人。从他说话的方式基本可以肯定，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很难判定这是他精神不正常的证据，还是他在有意表演。由于他告诉这里的医院，他很多时候会感到头晕，有轻微晕厥发作，而这些都不能用阑尾手术来解释，他适应得很好。综合知识和智力水平一般，目前对